

何春莊：台灣情慾文化貧瘠

‘我要性高潮 不要性騷擾’已成部分中學生的口頭禪，她說：為什麼琅琅上口的不是小學生？因為自然、健康的性觀念，愈早聽到愈好！

記者邱佩玲／專訪

一向主張女人「性解放」的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何春莊，直到最近一項女人遊行的活動中，喊出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口號，才似乎在一夕之間成為全國受矚目人物。一次遊行的神來之贊，倒勝過幾年的奔走呼籲。

這句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口號，是怎麼上口的？

帶頭呼喊的何春莊澄清說，這句口號沒有個形成過程的。她說，早在女人連線反性騷擾遊行前，

她曾在校園巡迴演講中提出「反性騷擾不是反『性』，而是反『騷擾』」的口號。到了遊行當天，支持者中男性最多的隊伍「島嶼邊緣」雜誌在白布條上喊出「要性，不要騷擾」，女工團總生產線的賴香伶又修正為「我要性經驗，不要性騷擾」。

然後，那天，就在宣傳車上，何春莊想出了這句足以凝聚眾人創意，好唸、有力的口號來，果然一鳴驚人。

何春莊認為，這句話能在遊行當天讓男男女女喊過一回後，還主動要求「再來一次」了好幾回，是因為它鬆脫了女人壓抑已久的情慾防線，讓女人從「不是不要……，而是要……」的可憐兮兮、隱晦角色中，褪脫為「我要……」的主體地位，而且「要」得理直氣壯，所以大家都「喊得很爽」。

她說，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是女人對男人下的「戰書」，但這場情慾大戰，要的不是誰輸誰贏，是要求男人正視「情慾是要兩個人共同經營」的事實；說白一點，就是「你有本事，你讓我們一起爽。」「請你把我當完

整的人，而不是某個器官或某個部位」。

「台灣的情慾文化是非常貧瘠的！」何春莊說，在女人一向被教育成不能主動要求的社會價值下，女人從性經驗中得到的不是愉悅、高潮，只是工具性的價值；就是在這種不平等的情慾關係中，才會豢養出男人「偷偷摸兩下」、「突襲一下」就算了的「性騷擾」行徑。

「多麼可憐的愉悅啊！」她說。

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引發的爆炸力，不止於這些日子來在成年男女間的私下評議。這口號也已成了部分中學生的口頭禪。

聽到這個「後遺症」，何春莊不緊張，反而說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為什麼琅琅上口的不是小學生呢？」

她說，中小學根本沒有性教育，如果孩子沒聽到那兩句口號，聽到的將是另一套貶抑女人、在報章雜誌上氾濫的錯誤性觀念。她說，這麼自然、健康、積極的性觀念，要「愈早聽到愈好，中學才聽到就太晚了」。

何春莊強調，「我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是發自於人最基本、最自然的需求，「沒想到大家還把這當一回事，可見大家真的很欠缺。」

調查22~35歲職業婦女

女性上班族 工作第一 愛情靠邊站

記者柴祖賢／台北報導

職業婦女在社會上所佔比例愈來愈高，根據兩份由不同單位對全職職業婦女所作的調查，受調查的職業女性不約而同的表示對自我的期許很高，關心的重點都在工作上打轉，愛情雖然也是職業婦女關心的事項之一，但從調查中顯示，重要性已遠不如工作、健康，以及家庭。

由樺舍文化公司及國聯工業公司，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機構，分別對年齡在22到35歲之間的職業婦女所作調查顯示，現代女性關心的問題和二十年前或甚至十年前的女性大相逕庭，她們在乎的是工作能不能發揮潛力，是

否能自我成長，以及能不能在工作上有所突破。家庭，特別是愛情，在她們心目中的比重已不像過去那麼高。

健康是職業婦女關心的另一項重點，大多數女性坦承，自己的運動量明顯不足。但有趣的是，她們竟都消極的希望不要罹患怪病就好，不敢「奢望」擁有健康。

受調查婦女也表示，婚姻使她們受到限制，包括花費必須謹慎，參加社交生活行為必須更謹慎、保守，最重要的是沒有個人時間、興趣、嗜好可言。大多數受訪者對目前的工作及生活品質都不滿意。